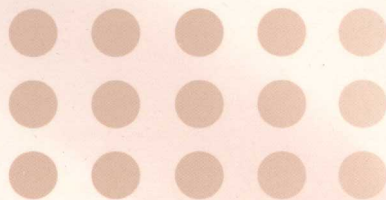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命的浪漫

·作家文丛·

主编 赵娟



钟建乐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作家文丛·

主编 赵娟

生命的浪漫

钟建乐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的浪漫/钟建乐著.—北京：大众文艺出版社，
2007.7

(作家文丛.第2辑/赵娟主编)

ISBN 978-7-80171-946-1

I. 生… II. 钟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3011 号

书 名	生命的浪漫
著 者	钟建乐
策划编辑	李 玲
责任编辑	杨淑萍
装帧设计	力扬文化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2 印
字 数	1925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全套定价	120.00 元

平常心最易抵达文学的本质

——序钟建乐先生文集《生命的浪漫》

牛放

文学是个怪东西，见不得虚假。哪怕你对它热情得像亲妈也没有用。倒是真诚、实在的平常心，即使你不在乎它，它也要当“贱”骨头，死乞白赖地贴着你，在你的面前显露出它的真性来。文学在钟建乐先生跟前就是一根“贱”骨头。

我无意贬低文学，文学的神圣于我近乎宗教，这里我是要彰显建乐先生的平常心。我不认识钟建乐，何以断定他就有一颗平常心？我有两条理由证明：读钟建乐先生小说散文集《生命的浪漫》，见情见性见功夫，也见到了他对生活对会对人生的参悟；大凡出版作品集，都会考虑出版后的影响问题，诸如文学评论、作品获奖等，这本集子以小说、散文两种体裁结集，势必造成评论的尴尬和获奖的难度，这是对功利的蔑视。而对于公元一九六四年出生、十三岁发表文学作品、多次获奖和入选多种文学选本的建乐先生来说，这个道理他太明白了，但他依然如是。无独有偶，几年前我的朋友作家梭子的集子《走不出那片蝉声》也是如此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一锅煮。我提及这个问题，她明确说集子是给自己写作的一个交待，书出来后主要送给朋友们“指手画脚”，没想到几年后，湖南又来了个钟建乐，我便生出想高攀他这个

朋友的愿望来。

当下，很多人浮躁，包括写作多年的一些资深作家。不要怪罪文学，也不要责怪金钱，也别说自己定力不够这样低级的托词。许多人误解这是文学的耻辱，而忽略了自己的欲望。《生命的浪漫》这本书的可贵处就是在于阅读时能够窥见作家的那颗良心，那颗良心包藏着的平常心，这正是这个时代所缺失的，也正是这个时代珍贵的东西。

迷信名家，是我们的通病。我们读文章的时候，习惯一种错误定位：如果是名家作品，就往深里读，名不见经传的便往浅里看。结果忽视了文章本身。传世之作，并非都是名家的东西，散落在民间的珍珠玛瑙很多，它们是最有生命力的，关于这个，中外历史早已证明过的。《生命的浪漫》里，像《谢癸子》、《最后的军礼》、《退花》、《代课的明姐姐》、《最后一个空信封》、《乡下的芭谷饼》、《残疾》、《与父爱同行》、《情敌》、《符老头》等等都是深刻而能够留下记忆的佳作。这些篇章把中国文化、人性、地域特色、时代烙印统统融入字里行间，入木三分。现代写作，很多人不好好说话，故作姿态，装疯卖傻，讨厌得很。《生命的浪漫》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诚恳地对待读者、对待文学，没有那种媚俗的时髦。这些都是作家的智慧和境界。当然，《生命的浪漫》里也有些篇什还可以打磨得更好些。

建乐先生的年龄、阅历和所经历的共和国大坎坷大变革，是造就他境界的底气。庆幸的是，共和国大坎坷大变革时代磨砺的阅历，没有成为建乐先生的心理累赘，倒成就了其修炼平常心的幸运背景。善莫大焉！

其他话还是留给读者诸君去说吧！请谅解我的冒昧！

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深夜于蓉城金象嘉苑南山庐

(本文作者系国内外知名作家)



目 录

牛放：平常心最易抵达文学的本质/001

母亲的贺卡/001

春残/005

符老头/010

不是爱情的夹竹桃/015

浪漫的初恋/018

何日君再来/021

儿时山村的爆米花/025

婚托/028

未开的红玫瑰/032

代课的明姐姐/036

瞎叔/040

望乡/045

最后一个空信封/056

砸碑/060

“坏”表妹/063



生命的浪漫

sheng ming de lang man

红烛/067

与父爱同行/070

山神/073

残疾/075

雨天的奇遇/078

那年雪天，母亲为我烤鞋/080

陪酒女郎/082

最后的军礼/085

官谱/088

鬼魅/102

打工/118

驼背吹鼓手/122

婆媳/125

黑夜/128

活着当自然/131

人生/133

洞庭情话/135

浮躁/137

爱在心头口难开/139

平平常常做男人/142

又见虞美人/144

寻问柳如是/147

谢癡子/150

潘金莲/153

只要你爱我/155

- 感动/157
朱泡泡/159
悟禅/162
寂寞的心/164
母亲的眼泪/166
沈园之痛/168
不屈的葡萄藤/171
退花/174
乡下的苞谷饼/177
哭泣的龙虾/180
隔窗听鸟/183
情敌/186
红尘/189
家/192
痴人痴梦/195
穷友/203
思想的翅膀/205
同桌的他/208
亲爱的，对不起……/211

我本普通（后记）/216

母亲的贺卡

山道弯弯。

烈日炎炎。

一个拖着黝黑大辫子的少女挑着两包五十斤重的农用化肥，气喘吁吁翻过山坳。有个正在砍柴的高个子山里娃见状，抢过扁担热心帮忙送她十多里山地。分手还采了一束鲜艳的杜鹃花送她。后来，“大辫子”主动和“高个子”悄悄约了会，专心绣了一双鸳鸯图鞋垫赠予“高个子”，露天电影场外，双双私订了终身。

“大辫子”是贫农出身，家中姊妹多，她是老二，只读了一年书。“高个子”同样兄弟多，是家中老大，读完了高小，因父母是地主成份，在村里备受煎熬。在那个“成份论”、“血统论”大行其道的年代，“大辫子”的求婚举动是米箩往糠箩里跳——发了宝气，自然招来家庭、社会的非议，但“大辫子”想着“高个子”的心肠好，铁心要嫁“高个子”，一切都是徒劳枉然，只能听天由命，顺其自然。

一年后，“大辫子”和“高个子”领了结婚证，办了喜



shēng mìng de lang man

酒。其实，说的这“高个子”和“大辫子”就是我的父母亲。那年“父亲”二十二岁，“母亲”十八岁。

两年后，我出世。生我时母亲难产，痛苦了一天一夜，是一位乡村婆婆接的生。憔悴的母亲欣喜地望着我，再三嘱托父亲把娘家人贺喜的五元钱及一只大公鸡全送给接生婆婆……“她是活菩萨呢，救了我们家两条人命！”父亲流着泪似有些不舍，那时农村穷，生崽后坐月子怎么办啊？可母亲主意不变，接生婆婆无奈只好接过钱物，禁不住也跟着流下眼泪。那年母亲二十岁。

生了我后，为生计父亲去了远方煤矿打工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家中的担子全部交给了母亲，爷爷病故后，她除出集体工外，既要侍奉年老多病的奶奶，又要照管和弟弟、妹妹及弄饭、洗衣、种菜、砍柴、喂猪、喂鸡、看牛……一天到晚难得有一刻空闲。有天村里来了几个基干民兵，气势汹汹地要抓奶奶去批斗，说是地主婆反攻倒算，仇恨社会主义，故意放鸡去吃生产队集体的稻谷。母亲吓得下了跪恳求，哭出了声，可奶奶被批斗还是未能避免。裹足的奶奶弯腰跪着挨斗的时候，母亲只能搂着我在会场外号淘大哭。那年母亲二十七岁，我七岁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面临辍学。因为我是地主小崽子，在那个年代，是过不了“贫下中农”推荐上学关的。母亲提着鸡、腊肉以及从山上打来的野板栗、红柿子等，晚上带我摸进了村干部的家门。母亲接连说了许多情真意切请求帮忙的好话，许诺全家日后做牛做马也要报恩。村干部动了心，点头应允后，母亲拉着我一同跪下，高兴得对着村干部连连磕头。那年母亲三十三岁，我十三岁。

高中毕业后，当兵，转业，参加地方工作，一晃我成了

大龄青年，让人牵挂、笑话的单身汉。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好歹托人介绍一个女孩后，不久便让我和她匆匆促促结了婚，一年后生了一男孩。但好景不长，男孩未满三岁，这段不幸的婚姻便早早夭折了。前妻走了，为此，母亲便从乡下搬到了城里，照顾我们父子的日常生活起居。“大伢儿，都怪我心急没促成你们姻缘好事，请看在是你亲娘的分上，能原谅我，好吗？”母亲紧抱着哇哇大哭的儿子，泪水流个不停……这年母亲五十三岁，我三十三岁。

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，一晃十二年过去，儿子懂事、勤奋，还是学校体训队的骨干，尤其学习成绩拔尖，中考被省级重点示范中学提前录取。母亲笑得乐开了花。“奶奶，这除要谢谢你辛劳以外，我还有遗传基因，聪明有种呢！你不知道？爸爸现在都是大作家了！”母亲听后果，继而像不认识我似的，“真的？”我只得如实相告：“最近要出版一本约二十万字的书，已通过北京出版社终审了。”母亲听后点了点头。“菩萨保佑呢，小时候算命先生就说过你是文曲星转世，没想真的……”“妈，啰啰嗦嗦的，你又来了！”我有些不耐烦起来。半晌，母亲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唉，好多年也未回乡下老家了，儿啊，为人要知恩图报呢！你出了书可一定要送一本给老家那个村干部，没有他昔日帮忙，你便读不了初中，只怕现在也当不了作家呢……”母亲若有所思，神情茫然，眼角渐渐溢出了泪水。这年母亲六十三岁，我四十三岁。

也就是这年，即二〇〇七年，六月二十二日晨，是个雷鸣电闪、冷雨凄凄的日子。母亲突发脑溢血离世。

五天后，我收到母亲亲自手写的、临终前夕从邮局寄来的、一张没有邮编、字迹歪歪斜斜的祝福贺卡：“多栽花，少栽刺；求上进，平常心；生命自然浪漫！希望儿子当个好



生命的浪漫

shēng mìng de lang man

作家!”捧读着母亲红得发亮的贺卡，心里好生难受，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。

谨以“生命的浪漫”作为出版新书的书名，并以此文作为新书开篇……以纪念一生善良勤劳的母亲，祝愿她在天之灵安息，永恒。

春 残

刚参加工作的桃儿，是一个满脑子“三毛”的浪漫女孩。恰恰这阵社会时兴情侣旅游热，恋人相依满世界疯跑。“骑单车双双旅行，就选美丽湘西！”女友发话，就是圣旨，喳！我绝无二话。

我和桃分别到单位请了年休假，桃是短发平头，一身紧束牛仔装，伴我骑车在湘西山区开始风景“流浪”。

傍晚，穿行在偏远小山村星光明灭、蛙声阵阵的夜色里，饥肠辘辘，疲惫浸遍了全身。我瞧着身边的桃儿，这个远离舒适、繁华的都市跑出来的猎奇的女孩，真担心她受不了这种旅程的颠簸，便一古脑将她的东西全揽在我的车架上，我清晰地感受到了桃儿眼底弥漫上来的温柔和深情。

村里小街的旅社很贵。而且好几家都唆使几个外地漂亮妹子卖弄风情，典型的黑店野店，还是少惹为好。我们拐着弯在村子深处寻找了一户农家小院，叩开院门，探出头来的是一位中年妇女，脸和唇特别灰黄，挺吓人，笑容如一片枯干的荷叶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很疲倦，便顾不上这些，将就住下，我扯



shēng mìng de lang man

谎说：“老板，我们钱包丢了，身上散钱不多，便宜住吧？”

女主人点点头，并没有发现桃儿是女儿身，直将我们引进一间厢房，指着里边套间的床铺说：“住这儿吧，挺便宜。”转身又提来两暖瓶热水，不吱声放下，离去。

桃儿环顾四周，如惊警的小兔，噓了一下低声说：“有没有发现老板娘很怪？”“有点觉得……脸色特惨！”我答道。

桃儿怯怯地说：“我心里虚得要命，要知道女孩的第六感官特灵验。”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，心中却掩不住慌张，第一次离家在孤立无援的乡村住宿，总感处处潜藏着阴森和危险，但我是男子汉，决不能在恋爱女友面前表现丝毫的怯懦，我忙解开行李包，拿出饮料和饼干殷勤地塞给桃儿，感觉这机会真好。

我说天晚了睡吧，桃儿羞红了脸白我一眼，我忙解释：“你睡里面，把门闩上，我蹲外面，保证河水不犯井水，真的。”见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怕她仍不静心，我使出引经据典的本领：“古印度有恋人在一座小木屋过夜，男子睡屋外，女子睡屋内，为了考验男子，女子夜里在门口牵了一缕长长的发丝，没闩门，天亮时这发丝完好无损。其实我对你也是水晶似的真情，不信你也牵一缕头发。”

没等我说完，她笑了，轻轻说：“我不相信你，还敢与你这么远同行吗？我只是害怕，不敢一个人呆在里边，不如咱俩守着一块聊会天吧，难得这么安静。”

我同意，也悄悄将水果刀藏在手边，以防万一，心想若有谁冒犯我身边的孔雀公主，毫无疑问，我立刻便是一头拼命的老虎。

就这样两人相依，倾心交谈，细致析解着心底隐私的话题，桃儿悄声说她女扮男装将胸脯束得好痛，我说那么明天你索性还原做个女孩吧……就这样时光悄然流逝，直到黎明，

我们才含笑拥入梦乡。

不料耳旁响起了点点滴滴的雨声。天已亮，雨丝却细密地斜着，莫非天意留客，在这盘桓一天该有多寂寞呀，好在睡得挺惬意，终于没有惹我动刀子。望着墙角睡得香熟的桃儿，便忍不住俯身轻轻吻她。竟发觉她脸很软很烫！我感到很异样，慌了，桃扭动着头浅浅地呻吟着，急得我心火旺旺腾起，实在不知如何是好，便恨不该带她出来，不该照顾不周，不该忘了带几样急用药品，窗外的雨哗哗而下，像决口的河堤。

再也顾不上风雨潇潇，我冲进雨中直窜北房门，正赶上女主人托着几个碗碟往外走，着实地撞了个满怀。人也栽倒在地，我慌忙挽她，不住亲切地改叫阿姨，连声说对不起……她费了好大劲才站起来，翕起浅红的唇说：“正要给你俩送点儿饭吃……”“没摔伤吧？”我急急地问。

这时，旁边有个大概六、七岁的小女孩“妈，妈”地叫着扑上来，紧紧地搂着她的腿，女主人轻轻掸掸身，收拾了摔破的碎家什，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没啥，昨晚你们睡得可好？”我忙说：“挺好，挺好，就是今个早晨，我女朋友发高烧，可烫人啦。”女主人一愣，便冲进雨中，跑进了厢房。

她摸摸桃儿的头，切切脉搏说：“得抓点药，好给她发散发散。”我忙问在哪里取药，她扣上个斗笠，披上蓑衣，说她路熟，一会便回，而小孩苦苦哀求妈妈别出去，泪珠儿横溢在娇小的脸上，女主人拍了拍乖孩子，转身走进雨中，脚步匆匆。

小女孩望着茫茫的雨雾呜呜地痛哭，我轻轻地哄她：“别哭了，小妹小妹，妈妈会回来的。”女孩慢慢地回转身，可怜兮兮、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妈，会死的，妈，快要死了。”

蓦然间，一丝敏感的神经触痛了我的警觉，连忙抓住小女孩的手追问：“告诉哥哥，你妈怎么了？”

女孩抽抽嗒嗒地说：“医生讲，妈是癌症，活不到明年

开春的时候。妈，天天教我做针线，说，以后能照顾自己，妈，不分日夜给人糊纸袋，说，挣出我上大学的钱。”

“爸爸呢？”我急急地问。

小女孩深深地垂下头去，用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“我没见过他，镇上的人说他在坐牢，明年过年的时候就能回来了。妈说要等我爸爸回来，给爸烧水，做饭，洗衣服……妈往后想我们的时候，就能看得见，听得着。”

小女孩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，扑簌簌地滚落下来，打湿了衣衫，我轻轻地擦去了小女孩的眼泪，真不知该说点什么。

中草药在炉火上煎熬着，小屋里弥漫着袅袅的药香，女主人用竹筷轻搅着瓦罐中的条条片片，语气中透出了一分责爱九分关切：“出门三分灾，以后别四处乱跑，该让家里父母多着急，招呼好自个身子骨，才能过上好日子呢。”

憋了很久，我回旋在肺腑里很久的话终于吐了出来：“真不好意思，让您拖着大病为这点小病奔波。”

女主人看了我一眼，很奇怪陌生人怎么知道了自己患了绝症，然后轻轻地叹出一口气，平静地说：“癌，不就是个病，怕它做什么，不是还没死吗？上了阎王殿，尘世的牵挂都了断了。”她说得那样从容那样安详，似乎在谈论着与己无关的事。

我说：“好人多难，这不公平！”

“也许是天意，就像你俩注定要多呆一天一夜，命里该着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心里更宽敞，什么恩怨怨，不急，不悔。”

刹那间，我感到自己如面对一尊圣洁的思想偶像，在朴素中交流注解着人生的哲理。

缓缓地喂了药后，桃儿沉沉地睡去，夜里女主人守着她，烧很快地退了，又喂了些玉米粥，桃儿渐渐地松爽起来。我把发生过的一切——告诉了她，她像听《天方夜谭》的故事，

桃儿一下子深沉了，喃喃地说：“人，为什么这样复杂，让人祸福难料；又为什么这样脆弱，刚才还好好的，一转身，就可能不复存在了，也许生命往往在最不幸的关心中才触动人们的感动。”

娥眉微露，雨光浅蓝，夜空晴朗。我俩细致地归拢着此行的记忆，像一杯芳醇的陈年老酒，初尝平淡，余味深长。究竟夹杂了几方沉甸甸的收获，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的。

在薄薄的晨曦里，我和桃悄悄起床，收拾，蹑手蹑脚地退出院门，生怕踩掉了什么，碰痛了什么。厢房床头上齐整整地放着两份钱，一份是宿食药钱，另一份是用一方紫红的手帕包着，是我和桃儿凑上的两百元钱，还有纸做了说明，算是感激，也算是一对恋友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一点儿敬意。

晨风如水，我俩轻轻推车，一步一回头望着这个有缘的小山村，雾岚中的青山绿水渐渐地远离视线……扶着单车龙头刚要上车，遥遥的呼唤像长藤一样飘来，紧跟着穿蓝土布衣衫的小女孩蝴蝶似的追上来，她气喘吁吁地上前，双手递过一方紫红色的小包，忽闪着鼻翼说：“你们的東西，妈说你们一定要收下。”说完便翩翩地跑远。原来，这小包包着的正是我和桃儿留下的钱，我俩忙着接连追喊：“当心摔倒！”“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——”但是，长风拂拂，人已走远，没有回音。

回家不久，不知为何，心情沉重的我像病了一场，不久便遭遇到车祸，住院一月有余。女友忙得不亦乐乎，幸运的她被单位保送省城大学进修一年，天南地北，此间我与桃的联络自然渐少。

又是一年暮春，杜鹃花开得刺眼，心想电话相约桃重返梦里小山村，未料多次手机通了，远方的桃总是拒听……

是夜，刺骨寒风乍起，春残冷雨滴滴答答不断敲打在心头……